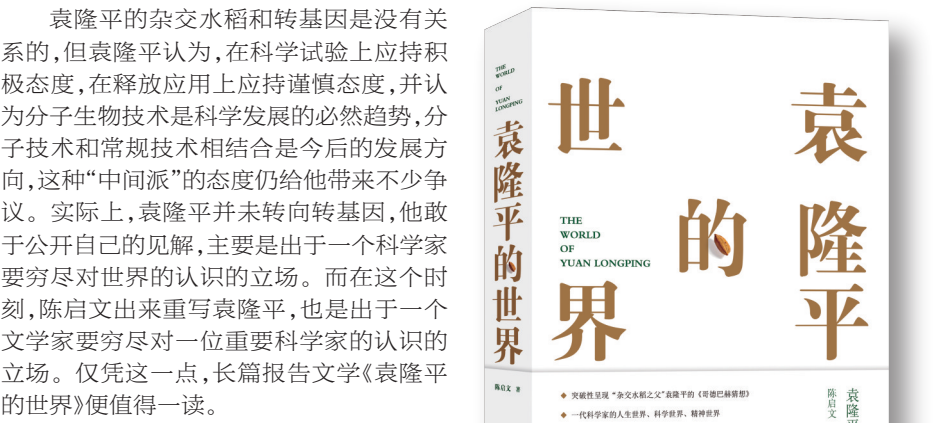


重点阅读

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

平视袁隆平

□胡 平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但袁隆平认为,在科学试验上应持积极态度,在释放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并认为分子生物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子技术和常规技术相结合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中间派”的态度仍给他带来不少争议。实际上,袁隆平并未转向转基因,他敢于公开自己的见解,主要是出于一个科学家要穷尽对世界的认识的立场。而在这个时刻,陈启文出来重写袁隆平,也是出于一个文学家要穷尽对一位重要科学家的认识的立场。仅凭这一点,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的世界》便值得一读。

这是一部真正的长篇,45万字,超过了以往所有关于袁隆平的纪实著作,也几乎“穷尽”了关于袁隆平的一切,从他的人生到他的事业。要知道,陈启文决定写袁隆平时是颇费踌躇的:他要面对的袁老师已年过八旬,还有许多要事要做,采访中每多占用他一分钟时间,都会使作者感到不安,作者必须争取把积累素材的工作更多完成在其他方面。但是,由陈启文来写作这部书,和由别人来写是不一样的,他最终取得了成功。

陈启文的成功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

多年前初见华静,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谈吐温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交往多了,又知她诗文、绘画、诵读样样皆通,我时常能从报刊上读到她的作品。每每读到她如潺潺流水般温馨的散文,如绵绵绿野般生机的游记,如层层山峦般鲜明的特写,如朵朵行云般纵情的随笔,我都会感受到一位女作家人文字的独特魅力。得悉“华静文丛”三卷问世,不由得一睹为快。读过之后,愈发领悟到文如其人的哲理之所在,她对文学的追求犹如停不下来的脚步,她对生活的热爱就像停不下来的云朵。若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我对华静及其作品的印象了。

记者出身的华静,游走四方的特点,决定了她的散文多为游记散文。在“华静文丛”中,《停不下来的脚步和云朵》就是以风物游记为主的散文卷。这些作品多为构思或创作于采风、采访途中,既有泰山的美丽,也有玉龙雪山的壮美;既有大理的神韵,也有乌镇的风情……读华静的散文,我喜欢其中的人情味。这位从山东聊城走出来的女作家,从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就像是一条清澈的小溪,缠缠绵绵地诉说着当地的乡土人情和景致背后的故事。

《我从聊城走出来》写出了她对故乡的眷恋,在聊城的土地上,她度过了少年、青年时代,那里有她至爱的父母和亲朋挚友。所以,当她远在法国旅行,看到央视四套播出的聊城的形象片《江北水城》时,“立时感到自己变得高大起来”,那天,她把自己和聊城,全部都写在了法国南部海岸的一间民居里。因为,“我吃的喝的都是这片土地给的,我是这片土地养育成人的”。这动情的文字,让我想起了华静的为人,就像她笔下的作品质朴无华,却能打动人心。

华静自言,她小时候,在大海边,曾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在海滩上“盖章”。而今,脚印伸向了远方,那“章”也被海水带到了远方。在雪域高原,她把行囊放在西藏,把脚印印在了蓝天白云之下,一柱藏香连接雪域与天堂,她渴望那种无处不在的藏香味道,只是想记录美好,纪念美好,平抚一种无以言

密歇根大学传播学教授阿曼达·洛夫所著《电视即将被革命》一书,在2007年其出版的第一版中,就开创性地提出了2005年以后,美国电视将进入“后电视网时代”。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英语世界几乎每一个媒介研究领域的期刊都刊发了相关的书评,以至于不久之后美国的电视研究界居然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后电视时代”,而非是否存在后电视时代。显然,站在今天回首10年前洛夫所定义的“后电视网时代”,不禁感叹她伟大的预见性,毕竟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种种互联网化的电视媒体,无论是诸如互联网电视盒等硬件还是各类视频客户端等软件,在当时还只是诸多无法预见未来趋势的一个又一个选项而已。凭借着对这一趋势敏锐的把握和大胆命名,洛夫一举奠定了其在美国电视研究领域的地位——2010年,英国电视研究领域的著名刊物《电视批评研究》约请了10位美国电视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只有阿曼达·洛夫当时还只是一名副教授。

2015年,英文版的《电视即将被革命》(第二版)再次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本想简单地修订这本书,结果却几乎重写了约70%的内容,没有别的原因——时代变了,尽管洛夫还称之为“后电视网时代”,但是站在大洋彼岸的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后电视时代”。或许2007年的时候她提出的“电视即将被革命”还只是一种预见,而今天

书香中国

并散漫,为此没有人过团,一辈子没人过党。但他保护和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当大家都崇拜米丘林,李森科时,他已选择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道路。作者写出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如此也写出了袁隆平最终能够卓有建树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当然,袁隆平在事业上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韧性,也是使他不同凡响的来源,而这种韧性的养成,却与他青年时代反复遭受挫折有关。他热烈追求过爱情,初恋时与一位女教师有过长达三年的恋爱,可是由于他出身“不好”,有“白专”之嫌,两人被“组织上”生生拆散。女友结婚后,还备受痛悔煎熬,以至于她的丈夫不得不亲自来找袁隆平,要求他去见妻子,他们见面时又是抱头痛哭。这样的感情经历并不多见,但无疑深刻磨练了袁隆平的意志——实际上,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后有大作为者,多数都经受过现实的痛击,这就是命运的辩证法。读袁隆平传记的青年,大都乐于从传主身上学到一些人生与事业的经验,而陈启文在这部书里披露给大家的,许多令人深长思之。

《袁隆平的世界》是当前报告文学中的出类拔萃之作。只要翻开书,看到它韬光养晦的文体、平实沉稳的述说,以及语句中处处蕴含的思索,即可领略作品的分量。陈启文自己说,面对袁隆平这样一个人,无论你在内心里多么崇敬他,都不能仰望,只能平视。我也一直让自己的叙述在平静和诚实的状态下进行——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耐人寻味,折射出一个作家经过几十年写作后达于的境界。

《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停不下来的脚步和云朵

□剑 钧



片诗情牧场,从大师背影来体味作文的感知……

读华静的评论特写,我喜欢她作品的感染力。这个感染力就是一个作家思考的深度。而作家是离不开思考的,恰如她在《他的思考缘起对美好的向往》中所言:“在岁月长河与沉思遐想之间行走,在人与自然、人与苦难、人与美好向往的融合里漫步。我读书的时候,也就变成了一种倾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

读书是这样,写作亦是如此。在华静看来,一个人的文学梦,是需用一生守候的一种信念,“让我们的柔弱、脆弱迎着风变得逐渐坚毅,让我们选择在滚烫的语言灼烧中成长,让我们在别人毫不掩饰的叹息中准备好心情”(《读书 可以让我们在风中做梦》)。如此说来,华静作品的感染力得益于她习惯盘点心情。在一点一滴的心境里积累生活,用一个字一个字的记账方式给心灵的空间一片明朗和亮丽。

她在《用心写每一个字》中袒露自己的为文之道:“凡事要先用心啊”,这是外婆留给我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我微笑”,忘了这是谁说的了。但每当想到这句话,我总感到一种快乐,总能让自己感动的情绪也化作字句在纸上复活。能让人微笑的字,让人哭泣的字,能让人振奋的字……都是用心写出的字。”当我读到这些,我恍然明白了,华静何以写出了那么多触及心灵的文字。对文学的追求与对生活的热爱,让她用心写好每个字,并向心灵最柔软的角落探求,这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华静。写到结尾,我想再借用她书中的一句话:与她握一下手表示我的感动。

《“华静文丛”,华静著,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了制片结构乃至整个美国的电视节目的投融资结构。再比如,网络的流媒体点播和数字电视机顶盒的回看功能,使得收视率的统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于尼尔森被迫发明了C3和C7两种数据指标,分别对应节目首播以后3天和7天之内回看与点播的收视率。电视产业可能会不断变化,人们观看电视的体验可能会不断变化,但我们对这个我们称之为“电视”的东西的直观感觉保持不变。哪怕它的名字叫Youtube或者优酷,革命正在进行,但它不会推翻电视;视频内容不断增长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将不断扩大其领地,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深刻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那么传统的电视是否已经处于奔向死亡的道路了呢?其实未必,洛夫界定了“后电视网时代”中传统电视能够胜出的三种节目类型:“高价值内容”、“现场直播体育与竞赛”以及“线性内容”。“高价值内容”是一个相对概念,比如,在我国,(小时代)这样的视频内容可能对某一群体而

书香茶座

彭程的新作《纸页上的足印》,可以看作是一部有关读书的随笔集;或读书纪言,或阅读感悟,或作家评论,或经典笔记,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让我讶然的是,作者在70余篇文字中,呈现了一个如此广表的精神世界。他的读书视野堪称辽阔,将众多人文经典尽揽腹中,有一种高蹈而舞、凤翥九天之感。

读这部作品,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作者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家与作品流露出的敬意与虔诚。他巧妙地将对作品的阅读,比拟为在纸质大地上的行走。这是一种何等潇洒的气派襟怀,又是一种何等快乐之事啊。读书,可择一间雅室而读,可择一座候机楼而读,可择熙熙攘攘地铁中而读,亦可择春风明月中而读,凡此种种皆可视作修为之境。斯时,彭程案头上纸质的小书被无限放大了,每一页书,每一段文,每一行字,皆延伸为莽野无边,扩展为阡陌田畴。他像一位在燕赵大地上出生并长大的农民儿子一样,徐纤前行,蹚过河流,走过树林,穿越茂密的青纱帐,蓦然回首间,已经在大地上留下了许多的脚印。而这本书,便是在纸页的大地上行走的记录。他或对话先贤,皆成哲思,或躬身抚草,皆成慈航,或抵近苍生,皆生悲悯,或仰首天穹,皆纳甘露。因此,收入这本书中的第一部分,便是关于读书的大思考,既有哲学的高度,更有历史的深度,复有人性的温度。一篇篇读书华章中,颇多隽语警句,可为儿童少年读书开示,以资启蒙性灵,即便对成年人,也不乏启悟之效。于是,一瞬一世界,一息一人间,人与苍茫大地种种物事便有了一种心灵感应。彭程在书页大地上如此神游,其乐何如,又反复何求。

不论是读经典作家,还是评论作家道友,彭程的文章都折射出一道智性的向度。一种客观冷静的理性,如同古老的罗盘一样,规范着他阅读时的判断,使他在一片书海的汪洋里,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姿态。他没有因为评论对象是闻名遐迩的文学大师,便被其光芒迷乱了视线,而失去自己的判断,发人云亦云之声。同样,对那些刚刚出道的无名之辈,也不会因为其在文坛鲜为人知,而敷衍了事,只要文章才华闪耀,就不吝奖掖鼓励之辞。即便对那些过从甚密的文友,彭程也不迷失于友情的魔障,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分寸拿捏到位,在欣赏其才华的同时,也不讳言其短板之所在。这些文字,彰显了一位评论家应有的风范气度。

通观全书,我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即彭程对域外著名文学大师和作品的阅读与欣赏。这一部分涉及的经典作家作品,也多是我的枕边书、案头书,惠特曼、赛弗尔特、米沃什、帕慕克、安德森,还有凭一部《冷山》一举成名的查尔斯·弗雷泽,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传世之作,我也曾反复阅读,再三玩味,但读了彭程的评点,仍然要膜膺于他的崭新的发现,并颇受启发。他很像一位云山万重里的采药人,林海茫茫中的拾菌菇者,能够准确地判定方位,径直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灵芝、松茸等珍异之品。他从这些作品中所获得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启发借鉴,而是经过精神的深度涵泳后所达到的充分感受和深刻理解。彭程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学的宏大坐标系中,对这些大师进行品评,秉持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精神、情感与艺术的尺度,在优雅的笔调中,以将文学、美学、哲学融会贯通的姿态,表达了关于生与死、美与善、社会与自然等重大主题的思索。今天,全人类都处于同一个屋檐下,对于在这个语境下的思考与书写,彭程表现得充满自信,从容不迫。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他为报纸的一些版面及栏目撰写的发刊词,以及他在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评委时对于作家作品的点评之语,后者涉及到铁凝、韩少功、徐坤、叶广岑、王祥夫、袁山山、付秀莹等一干宿将新秀,篇幅虽然短小,但颇得“螺蛳壳里做道场”之妙,剔微发幽,直指要穴,评点精准,且文采斐然,显示了作者的另一种才华。

以书为媒,彭程多年来在编辑与创作之间,在评论与散文之间,往复来去,应付裕如。这部读书随笔作品集,印证了他阅读所抵达的广度和深度。既读中国古典,亦读世界经典,他的目光拂掠过中国文学的佳木奇卉,又投向世界文学的蔚蕤林苑。纸页之上,能够感受到一股浩荡的文学之风迎面拂来,东风里梳就其英姿华发。文学之外,他的关注还延伸到历史、哲学、生态学等领域,欣赏其间思想和理性呈现的姚黄魏紫、摇曳多姿。不妨说,经由阅读,他登上了一个偌大的精神看台,尽览面前的无限风光,并为之深深沉浸和由衷赞叹。

在纸质大地上,彭程留下了自己清晰的脚印。倘若不停下脚步的话,他一定会走得更远,目睹更为辽阔壮美的精神风景。对此,我充满期待。

《纸页上的足印》,彭程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言,便是无论出现在哪个屏幕上都是值得追求的“高价值内容”;而“现场直播体育与竞赛”除了我们所了解的体育比赛之外,还包括诸如《X国好声音》《X国达人秀》等带有竞赛性质的电视节目;“线性内容”专指非特定内容,是一种对陪伴、消遣或娱乐的渴望,换言之,观众的注意力未见得集中在内容上,它可能就是你正在为出门上班做准备的时候播出的晨间谈话节目,也可能是你

正在准备晚餐时播出的晚间新闻节目。

最后想谈谈本书的中文翻译,这是译者陶冶博士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期间坐冷板凳的成果。全书语言清新流畅,并且竭尽所能地实现着其“信达雅”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书中存在的大段的“译者注”可见译者的苦心。与电影不同,电视类的译著之所以较少,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电视具有强烈的本土特征,作者洛夫在原著中信手拈来的许多例子,恐怕对一个外国人而言就存在着巨大的理解隔膜,比如作者屡次提到的经典美国电视剧《沃顿一家》,前后历时10年,在美国的地位不亚于中国的《渴望》,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中国读者却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前理解”。因而本书的译者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为中国读者做了完善的解释工作,可以说他首先是这本书的读者,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倒逼他坐冷板凳去查阅更多的背景资料,然后他就成为用中文给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的人,其中的甘苦,恐怕不是“译者”二字可以概括的。也正由于此,我们更加能够理解电影译著汗牛充栋的今天,电视译著为何如此稀缺的主要原因。在感谢译者的同时,我们真诚地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舍得坐冷板凳的译者,为我们带来更多电视艺术领域的优秀译著,以便我们拥抱这个“后电视时代”。

《电视即将被革命》,阿曼达·洛夫著,陶冶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